

远去的和平公园

子不语

2015年，我去和平公园拍摄早锻炼的老人，那个时候和平公园早已不复昔日的兴隆。虽然器械区卧虎藏龙的爷叔阿姨仍有不少，但是在虹镇老街拆迁以后，许多老面孔都不再出现，令留下的老人颇有些伤感。而在动物区，老虎和猴子在早晨的时候都是懒洋洋的，湖边传来高亢的歌声，完全不能唤起它们抖擞精神起来的兴趣。

遥想在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，和平公园简直是上海不可替代的存在。春游和秋游的时候，如果目的地是和平公园，那当真是可以令人雀跃的——西郊公园一般是不会去的，因为路程实在太远，在美丽园坐上公交57路，感觉往西开出大上海，还不知道要晃悠悠多久才能抵达。那么，到和平公园看动物，或者到长风公园划船，至少还都是拥有兴奋点的，总比去少年宫糊弄一天带劲得多。

那个时候，黄浦江边上还没有成片的绿地和步道，只有陈毅雕像附近那小小一段，会在晚上被恋爱的男女所占满。人民公园实在乏善可陈，也怪不得只有爱学英语的人会在

里面勤练不辍。刚刚在改革开放的跑道上开始起跑的上海，还没有开始后来轰轰烈烈的城区扩张，整个城区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很大，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玲珑。而在市中心，特别是充满生趣、供人休闲的公共空间实在太少，像和平公园这样位置优越又富有特点的，更是只此一家——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城区，在一座并不十分宽敞的公园里，圈出虎山猴笼，这也符合上海一贯精于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性格。于是，这造就了和平公园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，当时住在杨浦、虹口，甚至黄浦和老南市的多少孩子，在期末考试拿到一个满分之后，会回家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：要去和平公园看动物。

在即将闭园改建的消息传出来之前，和平公园的存在感已经很弱了。除了天天到这里打卡健身唱歌社交的爷叔阿姨外，新生代的小朋友，估计许多连和平公园都没去过。

和平公园大致从2000年以后就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——论活动空间，如果住在市北，有大宁灵石公园的沙滩可供孩子追逐嬉戏，如果住在浦东，那么滨江大道和世纪公园明显更令人心旷神怡。而看动物的话，还有人会觉得上海动物园远吗？对，没有人再会管上海动物园叫西郊公园了，从古北到龙柏，已经成为了以

外国人喜欢聚居为特色的繁华市区。再往后，当许多人拥有了私家车，去野生动物园就是踩几脚油门的事情。海昌海洋公园的虎鲸和海豚表演，也是足以让孩子兴奋到尖叫的项目。

城区面积的扩大，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，以及公共空间的建筑，都是一座城市走向现代的标志。而在我们这一代的整个青春里，正是伴随着上海这样快速的发展而长大。所以在我们青春的一头，连着和平公园里那些慵懒的动物的记忆，青春的另一头，连着一座又一座拔地而起的郊野公园里的春花秋月；青春的一头，连着外滩情人墙边偷偷看的热闹，青春的另一头，连着从杨浦到徐汇几十公里滨江沿线江风吹拂的浪漫；青春的一头，连着南京路上国庆看灯的人山人海，青春的另一头，连着迪士尼乐园里华丽璀璨的烟花。

和平公园并非远去，它只是变成了如今上海市区内，由无数错落的公园、绿地以及其他休闲场所，所组成的公共空间体系中的一块。城市越来越大，也变得越来越立体，越来越舒适，越来越人性化，街区是可以漫步的，建筑是可以阅读的，而整座城市，在生意盎然中，充满着温度。

关于和平公园的记忆是美好的，而现在的生活，无疑是更为幸福的。